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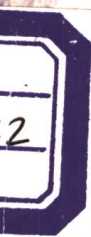
经典咀华丛书

陈允锋 著

唐诗美学意味

——初盛唐诗学思想研究

新华出版社



经典咀华丛书

唐诗美学意味

——初盛唐诗学思想研究

陈允锋 著

新 华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唐诗美学意味：初盛唐诗学思想研究/陈允锋著. —北京：
新华出版社，2000.1

(经典咀华丛书)

ISBN 7-5011-4659-4

I. 唐… II. 陈… III. 诗歌—文学理论—研究—中国—
—唐代 IV. 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51942 号

唐诗美学意味

——初盛唐诗学思想研究

陈允锋 著

*

新华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宣武门西大街 57 号 邮编：100803)

新华书店经销

新华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7.625 印张 150,000 字

2000 年 1 月第一版 2000 年 1 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ISBN 7-5011-4659-4/I·242 定价：15.00 元

序

张少康

允锋随我攻读中国古代文论的硕士学位始于一九八八年，但我因于一九九零年四月赴日本九州大学讲学，指导允锋学习的工作遂转给陈熙中教授。熙中与我是数十年的老同学、老同事，他博学多识，涉略古代文史甚广，尤精研古代小说，通数门外语，对允锋的帮助实比我为多。允锋毕业工作后，一直盼望着继续深造，终于在一九九四年考入南开大学，师从于古代文论界老一辈专家王达津教授，攻读博士学位。达老也是老北大，于建国初期高等院校调整时去了南开，我们经常在一起参加古代文论的学术研讨会。达老对我的学业十分关心，悉心指点，使我获益良多。我对达老的道德文章均十分敬佩。允锋毕业时，达老专门邀请我和熙中一起赴天津，参加允锋的博士论文答辩。时达老已八十多岁，但精神很好，仍十分健谈，但想不到过了没有多久，达老就去世了。达老对允锋的培养，花费了很多心血，对他的论文作了细致的审阅和修改，允锋这本博士论文的出版，本应由达老来写序的，但现在只好由我勉为其难，代替达老来做这件工作了。

唐代是一个文学创作十分繁荣，而文学理论相对比较薄弱的时代，尤其是初盛唐时期，文学理论的专著很少，有关文学的见解，大都散见于学者、诗人和文学家的文集中，因此研究初盛唐的文学理论，并以此来撰写博士论文，难度是比较大的。允锋是一位朴实、勤奋的青年学者，他不善言谈，而埋头治学，认真地研读了初盛唐时期许多史学家、文学家的全集，

从中梳理出他们的文学理论批评论述，考察他们的文学思想特点，特别是注意从诗歌创作中来研究其文艺美学思想特色，并且联系初盛唐时期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研究了这一时期诗学思想发展中的一些带有规律性的问题。他所归纳出的崇尚风骨的审美思潮、感兴观的复现与发展、儒家风雅比兴的诗学宗旨、清新秀丽的艺术风貌、诗歌语言艺术上对声律对偶的追求等五个方面，相当正确而深刻地概括了初盛唐时期诗歌美学的基本倾向。他善于作细致而具体的分析，发掘出不少有价值的新材料，提出了不少富有启发性的新见，使我们对初盛唐时期诗学思想的状况有了更加全面的认识，很切实地体会到了这一时期文艺美学思想的丰富多彩，以及对中晚唐文艺美学思想发展的重大影响。允锋的文章和他的为人一样，非常实在，没有水分，一切都由事实来说话，在确切材料的基础上提出理论观点，发挥也都适可而止，绝无一点浮华夸诞之处，与现在学界那些为赶时髦而竭力哗众取宠的不良学风形成鲜明的对照，我以为这也是允锋这本书非常可贵的地方。自然这也是对达老严谨学风的继承和发扬。

我认识允锋已经有十几年了。在这段时间内，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加快，我们的国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市场经济的发展在大大提高人们生活水平的同时，也使很多人醉心于物质生活的追求，学术研究多少也受到了冷落。但是，允锋仍然甘心于清贫的生活，淡薄名利，孜孜不倦地一心一意从事艰苦的学术研究，自有颜回之乐，始终保持着十分平静的心态，这是很不容易的。这也是允锋为人和治学特别值得钦佩的地方。我相信他一定会在学术上作出更大的贡献，我期待着他不断有新著问世。

一九九九年十月于北京大学承泽园寓所

引 言

本文所论“唐诗美学意味”，主要是就初盛唐诗歌的审美特征而言，在研究方法上则侧重于从诗学思想的角度考察该时期诗坛审美观念的渊源流变，并尽量结合具体的诗歌创作实际说明这些审美观念在诗家作品中的体现。因此，注重文学批评史与文学史本身的双向关系，就成为本文写作的根本思路。

研治唐代的诗学理论，一般都把重心放在中晚唐。这自有其道理，因为相对而言，中晚唐具有理论形态的诗学成果确实多于初盛唐。但是，如果从较为宽泛的诗学思想这一层面出发，我们就不能只重中晚唐而轻初盛唐了。理由似乎也很简单：唐诗从初唐体自然过渡到代表诗国高潮的盛唐体，其间不仅包括了“四杰”、陈子昂、李白、杜甫等人的自觉革新，而且还包括了沈佺期、宋之问、杜审言等人对诗律的自觉探索。所有这些都与诗人们的诗学观念和审美追求紧密相关。我们可以说初盛唐时期感性思维能力较抽象思辨能力发达，诗歌创作实绩大大超过理论成就，但不能说这一时期缺乏诗学思想和审美意识。事实是，他们的审美意识较以往

任何一个时代都要丰富多样。这是盛唐之音得以确立的主要基础之一。杜甫之所以能取得融汇万状、涵茹今古的创作成就，就与他转益多师的宏通的诗学观念有关。从这个意义上说，把初盛唐诗学思想作为相对独立的讨论对象，就不仅仅是为了弥补文学理论批评史研究的薄弱环节，同时也有助于我们从审美意识的角度把握初盛唐诗坛的演变轨迹，深化文学史的内容。

为此，本文着重从风骨美、感兴观、风雅诗道、诗歌语言风格和对偶声律等五个与唐诗审美特征密切相关的方面，来论述初盛唐时期的诗学思想。

目 录

序说	(1)
一、研究明末清初诗论的初衷与意义	(1)
二、研究的范围、材料及方法	(3)
三、研究的问题与思路	(6)
第一章 竟陵诗说的新变及对古学的兼综	(9)
第一节 钟、谭其人	(9)
一、可怜生前身后名	(9)
二、不合流俗与不为流俗接纳	(15)
三、还是一个读书人	(18)
第二节 综合与求新	
——竟陵之文学史观	(23)
一、趣兼七子、公安	(23)
二、削名与迹，诗求独响	(25)
第三节 真诗与幽情单绪	
——竟陵之诗歌创作观	(29)
一、关于“幽情单绪”	(29)
二、真诗的提出	(31)

第三章	风雅诗道：儒学对诗歌创作 思想的影响	103
一、贞观朝臣的诗学观：尚雅正与重功用		104
二、诗家风雅观：怨刺与颂美		115
三、比兴体制		126
第四章	“清词丽句必为邻”：诗歌语 言风格问题	139
一、江左余风：“丽藻穷雕饰”		139
二、“天然去雕饰”：诗坛审美观念的大转变		151
三、“历代各清规”：辩证的语言风格论		159
第五章	对偶声律论：对诗歌语言结 构美的探讨	169
一、上官体的诗学意义		169
二、元兢的“调声术”		174
三、盛唐之音：“既闲新声，复晓古体” ...		182
主要引用及参考书目		185

附录

论李百药的文学思想	193
皎然《诗式》中的“作用”说	206
《二十四诗品·洗炼》新探	215
后记	230

第一章 “凌云健笔意纵横”：

崇尚风骨的审美思潮

一般说来，南朝文学发展的大体趋势是丽词渐繁而骨力日衰，直到初唐时仍未除绮靡纤弱之余习。这就是陈子昂《修竹篇序》所慨叹的汉魏以后五百年间“文章道弊”的具体表现。但是，从文学思想史的角度看，崇尚风骨的审美意识并未因创作上的“彩丽竞繁”而消歇。风骨作为一种审美范畴，在刘勰《文心雕龙·风骨》篇已经得到较为全面的理论分析。钟嵘《诗品》中提出的“风力”一词，与“风骨”基本同义，大致上都指情思浓烈、辞义端直、偏于阳刚壮大之美的动人力量。但是，南朝这两位著名理论家推崇的审美理想，在南朝文坛上并没有产生多大影响；到了初盛唐时期，风骨审美观念则被诗人们用来充当革除南朝文风的重要理论武器，并成为构建“盛唐气象”的主要诗学思想基础之一。晚唐诗人皮日休《郢州孟亭记》中曾指出：“明皇世，章句大得建安体。”所谓“建安体”，也就是慷慨激昂、志深笔长的建安风骨。当然，盛唐风骨与建安风骨在情调上不可一概而论，但崇尚刚健的审美意识却是一脉相通的。这种审美意识在唐朝开国之初就受到了重视。

一 贞刚之气：

骨鲠之臣魏征的审美观

在贞观朝臣中，魏征是以忠正耿直著称的，因为他敢于犯颜直谏；在贞观史臣中，魏征同样有名，因为他所主持编纂的《隋书》不仅尖锐批评了梁朝以后“思极闺闱之内”、“止乎衽席之间”的宫体诗，而且提出了融北方贞刚气质和南方清绮宫商于一体的文学主张，在理论上为唐诗的健康发展准备了思想基础。魏征的文学审美观的内涵有多方面，其中尚贞刚之气则是很重要的一点。

比如他在《隋书·经籍志》中评论《楚辞》时说“其气质高丽，雅致清远，后之文人，咸不能逮”。集部总论中一方面肯定“宋玉屈原，激清风于南楚”，另一方面又批评“永嘉已后，玄风既扇，辞多平淡，文寡风力。降及江东，不胜其弊”。魏征在《隋书·文学传序》中对江淹、沈约等人的创作有很高的评价，认为是“英华秀发，波澜浩荡，笔有余力，词无竭源”。从他所运用的“气质”、“风力”以及“清风”、“余力”诸语来看，实际上都反映出对壮美文风的重视。以上引对永嘉至江东文学的评论为例，其中“文寡风力”就与钟嵘《诗品序》评该时期诗歌时所用“建安风力尽矣”一语有明显的继承关系。由此亦可见魏征的所谓“风”“力”，其含义近于风骨。另一位贞观史臣令狐德棻的观点与此相似，他在《周书·王褒庾信传论》中吸取曹丕《典论·论文》的主张，提出：“以气为主，以文传意。”曹丕所说的“气”包括清浊二体，兼指阳刚与阴柔两种性气，而令狐德

菜似重在阳刚清遒一面，所以他的文学审美理想之一就是“斟酌古今，和而能壮”。

这种来自北地的贞刚之气，在隋朝统一后的诗坛已露端倪。这从当时诗人所创作的以北国塞漠为背景的慷慨诗篇中就可以看出。比如隋炀帝就写过一些气势雄壮的诗篇，其《饮马长城窟行》诗云：“肃肃秋风起，悠悠行万里。万里何所行，横漠筑长城。……北河秉武节，千里卷戎旌。山川互出没，原野穷超忽。搃金止行阵，鸣鼓兴士卒。千乘万骑动，饮马长城窟。秋昏塞外云，雾暗关山月。缘岩驿马上，乘空烽火发。借问长城侯，单于入朝谒。浊气静天山，晨光照高阙。释兵仍振旅，要荒事方举。饮至告言旋，功归清庙前。”（《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隋诗》卷三）他还有《白马篇》、《纪辽东二首》也属此类作品。杨素也有《出塞二首》，其中说：“冠军临瀚海，长平翼大风。云横虎落阵，气抱龙城虹。横行万里外，胡运百年穷。”（其一）又说：“汉虏未和亲，忧国不忧身。握手河梁上，穷涯北海滨。据鞍独怀古，慷慨感良臣。”（其二）虞世基、薛道衡各有和诗，薛诗云：“边庭烽火惊，插羽夜征兵。少昊腾金气，文昌动将星。长驱鞬汗北，直指夫人城。绝漠三秋暮，穷阴万里生。……”（《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隋诗》卷四）虞诗云：“上将三略远，元戎九命尊。缅怀古人节，思酬明主恩。……懔懔边风急，萧萧征马烦。雪暗天山道，冰塞交河源。雾烽黯无色，霜旗冻不翻。耿介倚长剑，日落风尘昏。”（《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隋诗》卷六）此外，如陈子良《赞德上越国公杨素》诗云：“……拔剑倚天外，蒙犀辉日精。弯弧穿伏石，挥戈斩大鲸。鼓鞞朝作气，刁斗夜偏鸣。六郡多壮士，三边

岂足平。岭云朝合阵，山月夜临营。胡尘暗马色，芳树动笳声。吴云未尽散，塞雾常自生。……”（《全唐诗》卷三十九）此诗当作于隋时，也反映出文坛崇尚刚健豪迈的风气。

公元618年，在隋末风起云涌的农民大起义中，宇文文化及杀了杨广，篡了隋；于是李渊在其子李世民及裴寂、刘文静等拥戴下，建立了唐王朝，改元武德。这时群雄割据，不计其数，中原及江表有薛仁杲、刘武周、窦建德、李密、王世充、李子通、杜伏威、萧铣、沈法兴以及辅公柘等许多强大的地方割据势力。宇文文化及、窦建德、王世充、萧铣等都以王自封。出于各自的政治需要，他们除了收揽武将外，也转而重视招延儒士文人以备顾问。比如王世充“悉取隋朝显官、名士为太尉府官属，杜淹、戴胄皆预焉”，又“立三牌于府门外：一求文学才识，堪济时务者；一求武勇智略，能摧锋陷敌者；一求身有冤滞，拥抑不申者”，（《资治通鉴》卷一八七武德二年），孔颖达也曾为他的太常博士，陆德明则未接受世充所授之官职。许敬宗先为宇文文化及的通事舍人，后降李密，为元帅府记室，与魏征共掌文翰（《资治通鉴》卷一八五）。祖君彦先依李密，后降王世充（《资治通鉴》卷一八六）。萧铣则以岑文本为中书侍郎，掌文翰（《旧唐书·岑文本传》）。李百药曾为沈法兴掾，又为李子通中书侍郎、杜伏威考功郎中，劝杜伏威降唐（《旧唐书》卷七十二李百药传）。窦建德在聊城大破宇文文化及后，以裴矩为左仆射，虞世南为黄门侍郎，欧阳询为太常卿，委以政事（《资治通鉴》卷一八七武德二年）。李渊则有裴寂、刘文静、萧瑀和陈叔达等人。

在这种群雄逐鹿的战乱年代里，许多有才识的文人儒

士，虽因时顺势，暂随其主，但都抱有强烈的经世立功之志。在文学上也表现了一种创作潮流，不因所依势力的失败而转移。李渊受禅前有《授三秦豪杰等官教》说：“义旗济河，关中响应。辕门辐凑，赴者如归，五陵豪杰，三辅冠盖，公卿将相之绪余，侠少良家之子弟，从吾投刺，咸畏后时。”（《全唐文》卷一）也说明了这一点。《旧唐书·孔绍安传》载，孔氏隋末为监察御史，“及高祖受禅，绍安自洛阳间行来奔。高祖见之甚悦，拜内史舍人”，他写有《侍宴咏石榴》诗：“可惜庭中树，移根逐汉臣。只为来时晚，花开不及春。”（《全唐诗》卷三十八）流露出务求及时进取的用世思想。当时有不少诗歌作品都重在抒发匡时济世的意气，体现出追求雄壮遒劲的倾向。割据势力之一，原为文人的李密就有一首颇具代表性的豪迈诗篇：

金风荡初节，玉露凋晚林。此夕穷途士，郁陶
伤寸心。野平葭苇合，村落藿藜深。眺听良多感，
徙倚独沾襟。沾襟何所为，怅然怀古意。秦俗犹未
平，汉道将何冀。樊哙市井屠，萧何刀笔吏。一朝
时运合，万古传名谥。寄言世上雄，虚生真可愧。

（《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隋诗》卷六）

诗所表达的就是竭诚求贤，及时安天下之心。魏征曾经在李密军中任过官职，入唐后写有《述怀》诗：

中原初逐鹿，投笔事戎轩。纵横计不就，慷慨
志犹存。杖策谒天子，驱马出关门。……岂不惮艰
险，深怀国士恩。季布无二诺，侯嬴重一言。人生
感意气，功名谁复论。（《全唐诗》卷三十一）

此诗又题《出关》，当是作者奉唐太宗命出潼关安抚华山以

东地区时的作品，但从开头四句可以看出，他原是意气慷慨的杰出人才，献策不为庸主接纳，至此太宗见知，诗中认为立大功业是不足一道的。又如李百药有《途中述怀》诗：

伯喈（蔡邕）迁塞北，亭伯（崔駰）之辽东。

伊余何为客，独守云台中。……丈夫自有志，宁

伤官不公。（《全唐诗》卷四十三）

蔡邕因宦官陷害，有诏减死一等徙朔方；崔駰曾为车骑将军窦宪府掾，被斥为长岑长，长岑在辽东。当时李百药先后在沈法兴、杜伏威军中任过职，入唐后为高祖所怀疑，贬配涇州，可知此诗是写李百药归唐后一段冤屈遭遇，但他大志不移，并无怨言。

当时一些文人写的乐府边塞诗，也具有豪迈遒劲的创作倾向。比如武德年间的诗人窦威，有《出塞曲》诗云：

匈奴屡不平，汉将欲纵横。看云方结阵，却月

（军阵名）始连营。潜军度马邑，扬旆掩龙城。会

勒燕然石，方传车骑名。（《全唐诗》卷三十）

又如虞世南的《从军行二首》其二：

烽火发金微，连营出武威。孤城塞云起，绝阵

虏尘飞。侠客吸龙剑，恶少绾胡衣。朝摩骨都垒，

夜解谷蠡围。萧关远无极，蒲海广难依。沙磴离旌

断，晴川候马归。交河梁已毕，燕山旆欲挥。方知

万里相，侯服见光辉。（《全唐诗》卷三十六）

此外，如杨师道的《陇头水》：

陇头秋月明，陇水带关城。笳添离别曲，风送

断肠声。映雪峰犹暗，乘冰马屡惊。雾中寒雁至，

沙上转蓬轻。天山传羽檄，汉地急征兵。阵开都护

道，剑聚伏波营。于兹觉无渡，方共濯胡缨。（《全唐诗》卷三十四）

这些作品都是拟边塞诗，但在表现刚健之气方面同样显而易见。

唐太宗李世民在建立唐朝过程中卓立战功，他也是能诗之士，在频繁的戎旅生涯中创作了一些以讴歌武功为内容的诗篇，如《饮马长城窟行》诗云：

塞外悲风切，交河冰已结。瀚海百重波，阴山千里雪。回戍危峰火，层峦引高节。悠悠卷旌旗，饮马出长城。寒沙连骑迹，朔吹断边声。胡尘清玉塞，羌笛韵金钲。绝漠干戈戢，车徒振原隰。都尉反龙堆，将军旋马邑。扬麾氛雾静，纪石功名立。荒裔一戎衣，灵台凯歌入。（《全唐诗》卷一）

即位以后，唐太宗还时常回顾往日的征战生涯，在诗歌中表现其匡时济世的宏大政治抱负。他的《还陕述怀》诗云：

慨然抚长剑，济世岂邀名。星旗纷电举，日羽肃天行。遍野屯万骑，临原驻五营。登山麾武节，背水纵神兵。在昔戎戈动，今来宇宙平。（《全唐诗》卷一）

又如《经破薛举战地》：

昔年怀壮气，提戈初仗节。心随朗日高，志与秋霜洁。移锋惊电起，转战长河决。营碎落星沉，阵卷横云裂。一挥氛沴静，再举鲸鲵灭。（《全唐诗》卷一）

这与他在《幸武功庆善宫》诗中说的“弱龄逢运改，提剑郁匡时”的思想是一致的。